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鬼神傳
第九回 積德累功 天賜麒麟 修築江墳 鬼來助嗣

話說江西吉安府吉水縣，其人姓鄧名善表字其昌。娶妻解氏。夫妻二十年來，共產男女六胎，則不能成實。一日，解氏謂夫：「我和你夫妻，年將四十，並產男女六胎，全無一枝結實。真個是痛殺人也呵！」其夫答曰：「千金非易得，一子最難求。」解氏告夫：「連產六胎，未得一子成長。猶恐前劫有過，以至今生折罰，不若我和你夫妻行一個善念，持齋把素，結偶善緣。倘上天見憐，早賜一子。則我夫妻有倚，祖宗有賴。」其昌答曰：「賢妻之言，甚悅我懷。既然妻行於善事，我亦要行於善德。」解氏曰：「何為善德？」其夫答曰：「我明日亦要修橋整路，佈施貧人。」妻曰：「汝非作夢乎？依你說修橋整路、佈施貧寒，豈不用財？」夫道：「不用財。」妻道：「無財安能喜捨？」夫言：「真蠢婦哉，修橋整路無過用力，功德豈是用財。但見橋樑歪塌，我使用石填正。路若崩陷，挑泥培起。豈可用財。」妻曰：「依你之言，可以為之。只是佈施貧人，你道用財麼？」其大答曰：「都不用，欲濟則濟一時之急。我有四畝之田，兩口之家，可以週年足用矣。況你丈夫不日登山伐木，亦賺些餘財。置備粟粒以為聽用。但有鄰居，一時人缺米糧，若調求貸者，即與之三升五升。還的亦可，不還亦了。此乃周急之際，何不美哉。」自此之日，夫婦雙修。於萬曆四十二年，投拜無野大師，授持戒行。師付曹門品觀音救苦真經一本，教他早晚持誦。日間便去修橋整路，早晚誦觀音真經。日日如常，將有三週，撇下善事，不題。且說江以定娶妻孟氏。其家雖貧，其行最大。生平正直，並無一毫損人利己之心。但見人難極之處，便去為之。生得一子，極甚孤連。一日與之推算，那先生說道：「此子命犯水厄，只可與他拜契水神，方可宗養。不然有誤。」定依先生之言，不期拜契龍王，遂改名江龍。兒長成六歲，定自家門不幸，是以中年喪妻。自是家貧，不能續弦。恬生一世，沒些光景。剩下父子二人，終日上山採樵耕讀，亦是虛延歲月。風光似箭，龍兒長成一十八歲，以定身故。只有龍兒一子，終日悽惶何極，埋葬已畢，亦有年餘。為因山田淺薄，龍兒一日往外，覆江身故。江龍兒被水淹死，三魂七魄渺渺茫茫，隨江飄蕩。幸有巡海夜叉知是龍王契仔，即帶他魂魄，竟帶到龍宮海殿。龍王勘問明白，見其父子並無禍惑人而毫毫之過，為人秉政忠心殊無有錯。其家雖貧，品行端方。龍王指定他的魂魄，變作一條烏龍，即封為殿前水帥飛報龍神。龍兒受封，謝恩已畢。

自係江龍兒身故，江家已絕，亦有年餘，不知若何能。後因墳墓被風雨傾頹，崩出棺木，無人修整。一日，鄧善登山彩薪，見其棺木露出，日日如常，善知其無人絕嗣。想道：「日立念頭，專行好事，不若與之挑擔泥土，培起墳墓，亦謂一場好事。」其鬼江以定陰魂感戴鄧善恩德，終日歎息，無能報答。一日自思，陰魂無倚，終日仰天放聲長歎：「我江以定前生今世，不知作何罪孽，只有一子龍兒以致覆江身亡，絕滅江門之後。」終日悲啼不息，無了日期。「惟鄧其昌這等好人，獨顯他子息難成，無個下落。願他麒麟早降，以報善人，顯見昭然。」此事見下。

卻說南海慈悲菩薩觀瞻世上，鄧其昌夫婦果行善德善念，朝暮誦曹門救苦真經。日間便去修橋補路，惟願天顯麒麟，以報善人之心。即差道岸童子，往東嶽泰山東有一山，大帝管男女生死。命其查點鄧善夫婦果有子否。童子領了菩薩法旨，往東嶽泰山。正在江以定墳墓經過，見他陰靈大哭。童子駐了雲頭，詢問其故。靈魂江以定跪稟，逐一告訴因由。童子回了法旨，一一依說情由。這等看將起來，江以定墳墓，亦是鄧善修築。大士一一上奏天曹。凡間鄧善夫婦積德修善，並江以定靈魂悲慘一齊奏上。玉皇觀諾准奏。即差天吏，往太上老君求取廣嗣靈丹二顆。不一時，天使回奏，求得老君靈丹二顆獻上。那時御筆插下，王詔：「朕立極以來，恬居中天之主，歷數百劫恒河沙年。統理山河，握權宇宙。二儀定位，包涵萬象。無不愛民之心，善事上奏，未有虧負於天下萬民。承大士奏章，吉安府吉水縣鄧善其昌夫婦二人，積德累功。即降玉花瓶下界，在生為男，長成佐國，身掛紫綬，金階貴客。又有江家父子，陰魂剛心鐵漢，品行端方。其子龍兒曾受海藏龍宮封為殿前水帥飛報龍神。其父以定朕封鎮山都土地，統轄五方山神。酌資廣嗣靈丹二顆，發付鄧其昌夫婦進食。充塞先天滿足，以待夫婦交媾方成孕育，結為芽裔世不污朽。」

再說鄧其昌，終日修橋補路，陰魂江以定，曾受鄧其昌恩德，修築墳墓。恬蒙王詔封為鎮山都土地，統轄五方山神。領了玉旨，接受廣嗣靈丹二顆，不免化身扮作醫士，游往道中。適遇鄧其昌修整路段。醫生問云：「予見兄台日日修整路途，彼此受人供給，抑或自辦前程。」其昌答道：「亦不是受人供給，亦不是自辦前程。予之修整路段，不過與人方便，免得錯行步履。」醫生又問：「原來兄長家有餘資，日日修善，願人方便。」其昌答曰：「伏維老丈聽說因依，予只為今生命薄，連生六胎男女，未得一枝成實。猶恐前生之過失。予之自立一念，夫婦符齋紀素。立一個積善念頭，早晚看經念佛，日間修整路段，亦為求子之方耳。」醫生答曰：「猶恐你先天不足之故，是以生兒不能保養。不若請醫，到君大府，察其脈理，便知端的。」如此講話相投，請到舍下，飲茶已畢，坐下談論云云。即看善脈，兩手看過。師曰：「人迎氣口二脈均停，獨嫌脾脈太旺，腎脈微小。脾脈屬土，腎脈屬水。土旺水竭，由其土來剋水。是以先天不足，精物凋稀，是以孕育難成。縱然成之，此兒亦不能長壽。老夫有靈丹二顆相送，待你夫妻食進，自然孕育不朽。兼生貴子，後為朝中輔佐。」講罷，善入內室，忙取謝金。一霎時，不見了醫士，方知神人下界。喚妻燃香秉燭，望空叩謝。

一日晚膳，夫妻坐下言談此事：「莫非神人降世，倘生一子保養，則我夫妻有倚，祖宗有賴。」夜入羅幃，夫妻交會之際，不期有孕在身。十月懷胎已滿，樂生一子，果應其言。夫妻不勝大喜。彌月之期，改名賜德。諸親六眷皆來恭賀。

不覺斗牛每催，歲月如流，賜德長成七歲。其父略教之一二，賜德學讀誦問隨答，其父甚喜。次年，送與何能漢先生教授，連讀三年。一日先生出對，門前有竹一林，池塘一眼。先生承物而出之，對云：「門前有竹能棲鳳。」賜德就將學館的物對之：「池上無魚不化龍。」先生贊歎高才。先生又出一對，海中有一龜，崗岸上有一獅子山，對云：「出水靈龜白日浪中浮海面。」賜德對云：「望雲獅子青宵嶺頂臥煙霞。」先生又出一對：「屋上鼇魚難煲難蒸難待客。」賜德對曰：「祠前獅子不行不舞不驚人。」讀書不過三年，對答如流。而至十五歲，四書、五經、春秋、禮記，無不通曉。每館中作會，俱占頭名。學問深廣，出言過眾。縱筆成文，開口成章。考縣試占頭名，府試亦然。道試第一名案首饗宮。此人文章從無居第二之名。十七歲鄉試解元，十八歲二甲第一名進士，一連三捷。

一日事暇，訪拜詹事府左春坊洪文耀，原係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氏。賜德訪拜，分賓坐定，言及親事：「可曾乘龍否？」賜德復命：「學生家貧尚未緣娶。」文耀道：「既未乘龍，老夫家有一小女，年方二九，意欲招東牀。進士意下如何？」賜德再復：「家有嚴慈，小學生焉敢擅專。」傍有吏科右給事道：「左春坊洪亦是吉水新科進士，鄧亦是吉水，翁婿同府又是同縣，豈不是姻緣偶然。老拙願為執柯，何等美哉。」自此輔就姻緣，招為一門東牀。一日翁婿坐下，洪文耀道：「賢婿，老夫自是家鄉一別，二十四秋未曾一返。吾今年紀有了，意欲上本歸田，未知聖上准否？若是聖旨恩德，准吾本意，翁婿二人一同回鄉何不美哉。」於是上本，告老歸田。聖上准賜回鄉。洪文耀帶領家眷，翁婿二人一同回鄉。文耀拜訪親家，賜德歸見父母，一家喜樂團圓聚會。